



先秦 — 清末民初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國野史集成

續編

錢謙題



巴蜀書社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先秦——清末民初·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



巴蜀書社·中國·成都

目 錄 (第二十三冊)

南渡錄	一
遜國正氣紀	一八一
三峰傳稿	三〇五
崇禎朝記事	三一五
明遺民錄	三八七
勝朝粵東遺民錄	五六五
南天痕	七〇七

南渡錄

南渡錄

寺丞前工科郎給事中臣

崇禎十七年甲申四月丁亥福王至自淮

王韓由慈 神宗孫先福王常洵世子 周即河南於十四年流賊陷河南還安

終制嗣封 穀宗子揮宮中寶王帶付內仗賜之十七

年復因寇入河北流離入淮安時北都失守 穀宗孫

亦以儉以序應屬福王而迎立福王之議起福王名常

汾 神宗侄也同江南在籍諸臣恐福王立後或違恐

故書及提學移宮等案謂福王立則不惟釋罪且邀功

申來第

卷一

時以存翁少宗伯而入而相倡議者錢謙益也于是兵

部侍郎呂大器主謀益謀甚力而右都御史張慎言唐

亨美曰慶皆然之丁憂山東食軍雷煥梓裡即中周

錕亦仕來遊說福王集為民院太缺與原陽總督馬士

英家且心異始厥言言不可時王聞懼不得亟去而南

窺松兵為不與黃粉刀對兵位協謀擬或到澤清素獲

先附立浴謀王是以兵不敵改計殺王等南都諸臣不

知也方列王不孝不弟等七款昭清好吏可法將臨士

英為立福王不知夫等與士英已歎血該立王夫可法

福王一初心在福王
益合不不不不不
功也也也也也也

知事勢已決始具舟放迎而吏科李汝與御史郭維經

陳良弼等後信言于內然待罪謀者捕嗽也獨治歷

階而上白折大器云今日之事何事與典則禮莫重

於尊君論典兵則兵兵先于衛王倘有異議者即以

死何之禮成告廟約二十八日登舟迎駕至是日清泰

大器意尚猶豫沾心愈肥至各臺臣所欲進尋異毀之

人方免先數日前士英書約沾等云北事果真又有倫

序親賢早正名位吾輩方可不自朝廷不獨身家故沾

爭甚力二十九日王舟抵燕子磯三十日以王札見百

官素衣角符恭教語語及大行輒哭夫教語嗣立概避

謝

五月戊子朔福王謁 孝陵入謁奉先殿出駐行宮群臣

進見初進解

初一日首謁 孝陵至陵進御路自西門入祭告廟泣

罪愆問 對文太子陵安在遂往瞻拜已入朝陽門由

東華門步過殿陛謁奉先殿出西華門止內守格原諸

臣入朝拜跪共商戰守何法奉封已久御文初禮佳奉

以沁解法慶為立臥和言確大發及用人二事朝罷會

五福王... 如五德
負荷何

議登社監歸成以先行監國為優蓋愈推讓愈見王志
從國恥無正登大位心乃以全特監國歸
已丑群臣上策初進凡三上不允止允監國
庚寅福王監國于南京

是日王先行拜天禮升殿受監國眾群臣禮畢始退兵
却侍郎呂大器心懷前議或謂後日即登極即更初恩
休必爭階階之必松正今不而日即登極何以服人
心而謂江北諸將士宜俟發喪法服禮從之初揚州進
士鄭元勳聞迎路議客言于工科左李濟清曰禍從此

南渡錄

卷十

王

始矣 神宗四十八年德澤深於人心豈可舍孫立位
况應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為一左良玉扶楚鄭芝龍
扶孟各扶天子以今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即立登極
王何地死之抑幽之耶是動天下兵也時李野開立公
非序皆不平及王監國人心乃定

以監國論天下大故

諭曰我國蒙 二祖開天昭垂鴻業 列宗繼緒累積
深仁 大行皇帝躬行節儉志定必宵旰十有七載
力圖勤寇安民昊天不弔寇虐日熾乃敢震發宮闈以

致龍取升避其靈斷天志氣結地嗚呼物我孤避亂江
淮驚聞凶訊既痛社稷之塗蓋嚴公之愆夫不俱生
志固必報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堪乃茲臣庶散爾未誰
謂倘義不可無主神器不可久虛因序舉推進車初進
因辭未應勉相與協于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三日暫受
監國之職朝見臣民于南都城夙夜兢兢惟思退陪夫
系那清大難德涼任重如墜谷淵全仇是貽猶賴爾臣
民共與天下更始可大救天下

發大行皇帝喪諭天下

南渡錄

卷十

四

諭曰 先帝天稟神尊王承弘統適逢國步多艱民生
日艱勤學立政固有所暇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 先
帝之焦勞者也 不期以禮使臣而臣以不忠報以仁養
民而民以不義報矣倫攸殺報施反常自有生民以來
未有甚於今日者也 則見效矣日熾我亦子辱我宗
陸豈我履寢四海人心莫不欲滅此而後朝食乃 先
帝愛惜愈加把撫彌切無非教化積為長利亂解治何
皇天不弔遂有今年三月十九之京變及 國母梓姑
相繼嗚呼痛哉孤雖沙質片氣猶存誓將監國並切除

亮謹來告于臣民庶憐予多取畏社作念似以日易月
二十七日釋服母祭民間音樂城守督撫鎮守都布按
三司官員地方牧憲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于本
庠哭三日進香進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違香
諭告中外咸使聞知

壬辰以御史院右都御史張慎言為吏部尚書補本即句
官類詳梁羽明等

命以外推總兵張應元仍鎮守水天等處
命兵部郎中鄭元吉監諭各鎮

南漢錄

卷一

五

元吉先為提兵高傑監軍至是言聞賊屠橫心馳航
滑梁且徐厚間訪鎮鎮集兵民未馴款親往宣諭務令
相安以拒逆賊又聞高傑已駐揚州請發萬金并往犒
然復會全文武諭以大義共圖江淮從之元吉渡江
彬竹諸鎮營酌領犒餼以義又言江南莽殺軍地
不便安葬家口諸鎮唯以時傳貴得功到澤清高杰等
爭占據都元吉復泊舟係真會得功先至移吉期以首
倡恂恭共獎王生得功吞吉如元吉乃批白未幾賊
視澤清與傑始漸解元吉請督餉可法遂赴任為四

法月批政一相以

鎮直北分守又以保所率兵稍強而操乃議以保兵
可法外示親信廣為調劑庶不至生一一方民皆其
心也

御史和卿御臨陳致治大本監國嘉納之

疏古殿下決頭大號沛發明諭雖為總統實全般業以

仁厚時群情以以肅肅定哀志此明此網結法度之

如伏望中諭群臣此時與外如當進守如以多事運

和之器如器如當慎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可和愛信而自操之位如不可附如不可不保如

南漢錄

卷一

六

元是推進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求即三學士兼兵部尚
書改南京戶部尚書部即為禮部尚書進東閣大學士
則則民情愈放其後其言皆聽
戰勝夫更有進志殿下一心尤為紀綱法度之本念
敬天則天存必滋至念法祖則祖澤並重長念勤
則則民情愈放其後其言皆聽
元是推進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求即三學士兼兵部尚
書改南京戶部尚書部即為禮部尚書進東閣大學士

俱入閣辦事提督學鴻臚部院馬士與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御史仍督學鴻

時弘圖陳新政切要八事一曰正策恩欲下明諭正近賊之罪以鼓忠義二曰御諸機政上俟釋版更日五降

三曰設記註欲必詞臣侍立紀監國言勳送野山閣四曰股親慈欲依列聖殘極遣使各道發皇古慰告五曰

議廟務欲製列聖主相繼奉先殿仍于未殿側並祭列聖山陵六曰嚴革奏欲無使小人為使借端訛說脫罪

俸恩七曰固江防欲將江河北山東等處正稅不折

南渡錄 卷一 七 禁從崇禎十六年以至十七年盡行蠲免無為賊小患

所急八曰釋諸欲遣詞臣科臣招徠朝野以覘女直之逆順合飛並嘉納之

甲午度應事府詹事如印卿為禮部尚書在籍禮部尚書

玉鐸以原官並兼東閣大學士同入閣辦事

曰廣附立盟議故盟國未點命再推詞臣數人乃益更以鐸陳子杜黃道周疏上曰廣與鐸俱熟聞閣臣可法

等為曰廣力諫然亦見監國之無和心曰廣尋辭尚書

併改左侍郎

推補科員張元始等

凡六員

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再堪舉為戶部尚書兵部侍郎呂大器為吏部左侍郎起陞原任陝西巡撫

魏國寧為戶部左侍郎提督倉場原任天津巡撫賀世壽為禮部左侍郎陞太常寺卿何應瑞為工部左侍郎原任

府尹劉士禎為通政使司通政使

國寧先撫閩中坐沒賊不靖成

乙未改補吏部司官倪加慶華知詞業及秀哥

南渡錄 卷一 八 加慶先為戶部以堂官候餉錢糧赴謀閣臣可供先典

同宗知其敏捷尤誠以兵部主事廷玄廷秀以教黃道周廷杖併收補

復起外郎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宗周 先帝時以教言官熱開元美採香落蘇至是召

選

命御史和應仙宜換江南

凡都之美重以高保兵鎮揚州江九六民奔避無賴乘機搶掠或假忠義名茶每從逆諸如蘇松等鎮為叛

此即海濱之說也
古語曰海濱之說也

佳昔按吳有威德故命之刑新倡此宜布故其說別有

司賢否三吳要點

命止江林和地入後

風聞閣逆將東故止之

陸支即即中檢一恣尚賢司卿

一范先以御史按河南請

兵却請設防江水師定額玉萬添設兩鎮畫地分防仍復

極江提督大臣協理供允行

原制極江提督憲臣與勳臣並設 先帝時設專任職

南漢錄

卷一

九

意伯劉北臨故罷忠使是兵即從即中為元吉張請復

魯儀也

即補李洪器示如深種期在對第才濟首為夫戶其土

各科都給事中羅萬家錢增等為各科左右給事中

時刑科右錢增版制未終疏辭隨其東南第一隱憂一

臨山稱江南以蕪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外以太湖為

腰以大海為尾閘以三江入海為血脉自吳松海塞其

江縱紆弱存委江一泄而委江之委之十里曰劉家河

一名下江乃委江入海之途東南諸水全藉此以歸壑

致朕因時劉河自無深廣遂般布柳是集于北國朝二

百七十餘年潮汐沈沈日就淺狹今所漲滿不一年竟

成平陸東流之水逆而西向灌漑無費若早魁為庶則

平時屯折為一大沒行天如萬用之戊申天啓之甲子

洪流例以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漫勢必以七郡之田廬

為壑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去進流其如民生固計何但

事則大利官大工擾非一郡一邑所能議考之先朝水

利有為官特造與役未乘樂問夏原吉向茅之復也有

高委撫江奏請本空德問周性嘉靖開季充制為層閣

南漢錄

卷一

十

海瑞吳淞白茅之技也庚請吳石時在磨斷必存上嘉

納心命浙且撫按建議舉任

其損何勝政報承似後於安府開州

戊戌吏部尚書張倫古陳中興十歲下部酌行

一曰議節鼎淮安蘇蘇利萊為今日須鑄重地軍中命

鎮撫大臣如元邊二備之稱分戌增堡各扼險要東西

開關首尾和緩步時兼七戰艦海舟添設于長淮大江

之間沿北即縣各積穀五十石或馬山分儲立備為倉

卒轉運之策二曰議倭落或浙之虞履及江山之原估

袁標改開粵閩擇其可者至府第頭街官居暫從節衣
三日議開心于江北開田招集流寇開屯立業慈惠免
租三年後量征課稅務府保保以百夫七為百夫長以
千夫七為千夫長用科任之法就使守禦四回護叛送
明諭在北即縣凡口稱偽官有能止行泉示或擒擊者
賞五口議偽命國家二百年養士之報致有今日諸屈
膝規朝之謀家屬在南者量仍舊籍俟其歸正不宜以
風聞誣謗即行苛議無論清濁混而真庸流既無可選
之懼恐增從逆之想至若自投未歸尤從寬分別酌議

南澳錄

卷一

十一

或原係廢籍或曾經推擬或原無官守或有地方之責
無兵馬之權倘才堪一剴情可矜原宜酌定一罪之法
不當概以死責俟賊平論定乃如唐肅宗時以六等定
罪六曰謀叛如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等傳聞雖者
立互贈謚餘持詳核論定七曰謀功賞一階平級原用
勅調恐烟革刑除軍餉各官及原會俸今武爵稍寬文
資無溢錄數名察無開俸門八曰謀起廢大行皇帝
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初年定書無容父議嗣後成運廢
籍請清論自在假或排排并進致傷先帝玉成之德

據按前卷各事以排
也

務使廷臣協謀于王忠元曰議懲貪通未百司會照成
盜賊靡甚之執今約內都察院科道在外撫按廉判會
克究匪徒十日議治稅北清萬有餘規除積甲有款
外餘胡可挖工挽夫不下八萬人大半來自珠江清登
近地此十餘萬人無室無家避食不已為患非細宜下
廷臣的議保嘉納之命即的行
兵即請罷南京守備恭贊各衙依北都設京營守官又請
罷錦衣衛南北兩旗撫官供從之

南澳錄

卷一

十一

今軍罷若南京之名宜存其舊以示不忘恢復之意而
京官之制宜視乎北以別無故偽尊之端此後大小各
教場俱應改稱京營其巡警戎改數巨協理拒臣等官
俱宜如此仍練戰兵三萬分為十營兼用土著大漢止
用軍校三百名錦衣衛校止用軍校五百名其錦衣衛
堂止用一員加提督官旗辦事餘南北鎮撫官不必
用既暇總科且杜台察兵部覆請供從之
已亥命御又陳丹表宜爾江北
丹表先以新進士甄前調廣西土兵任初開總成先

廟社稷即皇帝位于向郊以表新行茲神器收我
大行皇帝英明振古勁倫造邦殫寶所以經憲希焉平
之精致乃漢池益承柱後實無燕安掃地以崇墨龍取
害天而上啓三靈共憐萬姓同仇朕涼德弗勝道窮抱
痛敢辭薪膽之拜誓圖存救之功尚賴賢能戮力而勤
助予敢懷其以明年為弘光元年與民更始大赦天下
命太監韓贊鳳官司禮監掌印凡德為司禮監兼掌印督

原營
孫印命馬士共入直位理行掌兵印事

南渡錄

卷一

十五

可法將膠解脫也時蒲田園子生陳方策自京師而南
上言可法謂賊有未可殺國者六矣三桂屢與李賊戰
于嚴維如不即破賊則賊主夷容雖日殺之不無空我
接濟及兵深入某處漸遠愚民無知附賊日甚賊不遠
殘夷將孤注不無望我救援賊兵稠聚自成拔香夷兵
得志勞者功成不無望我賞者一潰散必走而秦夷兵
不窮退勢將南向不無望我安頓似未宜破賊所以待
夷兵也賊賊漸楚侵蜀善奸已深今閉手賊而京師不
思退及其地勢皆城上灌湖流而求全段風機似未宜

護國所以辦賊也左鎮撥兵數十萬行難戰極關其
兵丁時亦非若若不王中大義伴足其熱誠恐秦楚成
難必至于漢似未宜護國所以勵左兵也京師以南黃
河以北人受賊惡成知有保德之仇制而未知有中興
之心 韓王亦誠本始所當速復似未宜護國所以挽民
心也山東五半降賊尚有兒曹公孫承胤承堅堅用
宗若不急辦語侍機愚民周知通從恐遺禍惡似未宜
護國所以救東省也京師五方深處何嘗百萬生靈非
無家無親無父母似未宜護國所以接回鄉也言多可

南渡錄

卷一

十五

起陸原任禮部侍郎解傳神為札部尚書陸少君事竟道
即為札部右侍郎孫江部御史高伸為工部右侍郎石中
允罪大任為國監祭酒順天府丞孫德勳為通政使司左
通政孫松巡撫鄭廷為大理寺卿
陸太常寺少卿五德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史無恩安魯
處
甲辰命析城伯趙之龍提督京營戎政
分淮揚蘄麻為四鎮以款深寧高傑如博功款款似領之

伯大學士馬士與加太子太子師居子錦衣衛金寧

時江督去離故入見面奏印封爵以初有功無功而伯
則有功者不封故危而伯則改危者愈多 上首肯雖

祖或言嘆曰事已成奈何折城伯趨之龍奏馬士與引
傑過河至今世稱建威亦從火 上曰馬先生不肯去

奈何今又先止願去建威曰 皇上即位之初難以思
澤秋人心尤當以紀綱肅下志大抵君德莫分焉用伏

祈振作精神申明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等雖
萬願奉六龍為濟洲之行上有難色聞臣某曰廣四所

南渡後

卷一

十九

言瀝湖之行非慮為此事然不可不時提此志建威又
請積前容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而部多降將非孝順

孫且 皇初登天齊人心未免危疑意外亦不可不防
臣當星馳回汛上元可離成往問責問法可法不密疎

伯高士莫不悅時人謂建威言雖正然使諸臣果以序
迎則上何至書召士莫與際入何待居功亦不可謂非

錢謙益呂大器等罪也 建威尋遂任
已已陞御史印印為部察院右會都御史巡撫蘇松地

方

原任少詹事項煜自北道歸命下却容議

煜既為仍太常寺丞王是南送召入班行吉色無作御
史陳良弼云 先帝升遐之變千古異事總由大小臣

工結党納賂者亂紀制事杜勢家以至為貪邪斷送賊
到日或迎或窺忠烈家不可嘆也 先帝何在煜逃生

未已混入班次且彼居清華常以文章見稱既不能與
李相華范景文指鹿列孰或黃冠紫衣任其所徃乃矣

如其未飽首貪慾惡欲何為萬一自媒得售仗載筆者
記之曰翰林學士煜偷生逃見仍與某嘗寧不污史冊

南渡後

卷一

二十

而度聖治時七換方孔遊亦自北歸有議陪推某缺
春戶科羅萬象面折其非疏爭之乃止

諭禮部考印祀時享諸札一歲中幾祭某親祭某遊官務
始祖宗典制詳開具奏

介札臣追上先福王先妃尊臨
從御史朱國昌請也

遺魏國公徐弘基祭 奉殿
以印位告又親祭古先福王先妃于行宮

丁未吏部尚書張煥亦疏薦為補吳桂徐任吏部尚書耶

三俊命若狂罪歷見三俊不允

慎言既內先列性警師持驗與三俊誤用吳昌時二事
欽使天下共見其過然後用之焉介性罷三俊皆閹臣

私國所擬也

調考功司員冰王重文選司即中

命廷議 袁廟張后尊臨

此則后已殉難故也

陞仰史存始恒大理寺左寺丞

輔臣馬士英疏陳開國大計元之

南儀錄

卷上

一 雜陽疏破後開聖母尚為邪家案當急為迎恭一直

去矣方計止為流完
一人父母妻子計并
下事是是以此者

考過難後如女葉弄宜選擇它覆送而未詳吉壞安原

一宜初禮部持言快選淑女以解中宮一請為流離恐

奸究生心或為所挾不利社稷凡偽寓去宜俱差官迎

置近地任中原恢復各選原封既奏命輔臣可法遣官

迎聖母親慈事禮部酌議

詔封體失事各官不許走用

時劉孔昭去任讀前詔內罪廢各官逆案計與賊私俱

不得輕議惟置打鼓天事于不吉今日禍及君父傾顛

廟社打鼓之端猶當逆論以明國法而擬議諸故中仍

留此一殿門戶之勝財以存陛下天下事尚是吉語

時監軍餘事朱劾亦言天下人才多壞于門戶每得一

題目豈標接人陷人則占風望氣者景附雲集政真正

介特之士不得効用至如先臣楊士奇以天下心官天

下人以天下官官天下才皆可其奏自此門戶之說滋

矣

起用原任禮部侍郎錢謙益

南儀錄

卷上

一 蕙為巧護地靈臣陳良弼不平言陛下以親以賢當正

大統乃乃龍江現駕謙益却謙抗止時科臣李汝相對

詔與與臣等並持公論及事定謙益猶現身露謝法對臣

曰此時尚謙益不歸正乎今忽以謙益與黃遵則黃葉

時乎全存黃葉臣憂奸人鑽用心不可測當陛下前不

惜一死爭之逃仍與沾事彼謂為吾親不得不得調停夫

調停同卿情而不傾泰亂朝廷是何心哉謙益大節已

喪公論共斥則沾存跪原借名正人君子而于眾喻中

況以假報從來該國宿衾卒不可疏願以臣既與沾疏

縣之國門發下文武諸臣共取玩泰治無以屈也

江楚督臣和燾疏疏陳致治足國大計嘉納之

既言自古國祚久長有開創必有中興然致治在于

得人而足固必先審勢所云致治必先得人者何也宋

之高宗亦就中興然上不得與武丁則宜光武比烈次

亦不得與唐高宗盛者知人善任使平謀也武丁知傅

說甘盤之賢而終任之故能集眾方之烈周宣知吉甫

方叔之賢而終任之故能致中攻之盛光武知鄧禹寇

恂之賢而終任之故能誅莽掃赤眉胡馬之端以光

南漢錄

卷一

復舊物肅宗知子儀李泌之賢終不能終用猶能不失

其非故能芟夷安史克復而亦高宗則不然知李綱趙

鳴之賢而不能信用而不能信以小人參之卒令淪落

以老其地終所信任亦非貴游善注伯乃春持湯思退

之徒以故主勢日卑視恥不心視顏臣虜為萬世笑其得

偏安一隅猶幸爾臣弱皇上于在廷諸臣未及用者明詔

者任之信之勿使小人參之在野諸臣未及用者明詔

建臣各舉所知一如高宗亦看光武稟卓茂故不備論

微名贊美大業則尚周成武之隆可止致也臣故曰致

治必先得人也臣所云守國必先審勢者何也自昔論

建都者右西北而左東南以西北之勢足起東南東南

之勢不足起西北亦據六朝五代弱宋之成跡論耳我

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卒能芟荆虜明廢取

中原安在東南不可起西北哉今皇上肇承大統宅

是錫京攻守先後之大勢不可不早謀不先自治而遽

圖敵正賊之道也臣以為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江南

江北是為屏蔽金陵之咽喉在滬陽而湖南襄樊是為

門戶頃聞將潰兵結站淮南江北間小民漸畏樂生

南漢錄

卷一

之心若不及時臣至一旦大寇兗陵內奸驚慮得無寒

心湖南賦逆任逸十里萬乘襄陽必爭之地則尊設防

頓固鎮臣左良玉併全力以徃計日可歸服恩然復而

不能安與不復何具益守襄陽則必設立營則必宿重

兵則必須厚餉皆不可不從長計議也臣謂欲理淮南

江北則必處置清兵乞密詔督撫二臣審察屬違其必

就我戎索則分信地定額餉申明規條毋為百姓煩苦

或中懷視望志求進勢未賄礙礙其受雖有焦爛字迹

小痛以除大毒臣以為愈于養痍欲料理湖南則宜別

簡以力重臣括治其地是補虛史最和難民招米商賈
 既通已對黔粵之貨以所公和欲耕球案製則必開印
 府尚重兵候規括立然後投括案舊因大具屯種且
 耕且守為持久計夫采其守則可錄完葉以固關中淮
 南江北守則可向歸德以固河南亦可由彭城以固河
 北攻守大勢如此若欲為盡江合腹裏而就遠角則腹
 裡失是角愈廢此喻者耳臣故曰守固必先固勢也然
 臣終以明斷為計人材之貞邪消長理而已矣則勢之
 攻守待先札而已矣理亦明不能斷机非斷不能割臣
 南來錄
 故以為得人當勢之要也既奏閣臣士英疑汪黃等語
 刺已深恨之
 督師輔臣忠切流注淮揚
 已西詔賊生祖妣神后御貴妃尊諡
 加淮撫以兵部右侍郎
 陞兵部郎中鄧元吉大僕寺少卿監理江北軍務
 補吏部司官夏如象分屯等
 命游王督居杭州府
 辛亥復原任御史鄭友玄原官督理兩淮鹽法

友不亦相時以考選錢糧未完
 詔舒師輔臣可法遣官訪 大行皇帝行宮并太子二王
 從少府香緇等請也
 詔蘇兆妃殿號
 壬子命祈雨
 御史鄭維經云 臣明神宗行兩旬夫一切宮監除克
 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見變遷且偽官假撰于慈瀨得
 奉檢于瓜傷斐殺劫掠之慘漸過江蘇整鴛一片地不
 知符未成何光崇而廟廊之上不開動色相幾惟以淺
 南來錄
 不切要之務至旋而疏以致乘使門而為鑽窺之隙此
 閣疾足而作富貴之階操舉朝人心如狂如醉數日以
 來臣夫臣始天情鬱鬱成災禍伏乞早降輪音凡內外
 文武諸臣洗滌肺腑從公起見毋違道以于恭毋排民
 以從欲凡到簿備私以及惡態報復社：政恐孟期滿
 除一意以辨賊復仇為念即此公忠上徹國吳自君天
 和仍勅在京諸臣遵舊制務恭從之
 晉公把國徐如基侯望壁湯因祥安達柳祥昌伯誠意劉
 孔昭南和方一元東守且彭熊成安郭祥永宮御辰子有

差

子司理監太監韓登時廣九德各弟僅一人錦衣衛指揮
會事銀幣有差皆以定冊功也

世國公徐如恭既再原任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等報開

南臣存文臣始此

文部尚書張鼎言乞休不允

時朝廷劉孔昭題之龍壽皆怒慎言存為補吳越朝罷

群詬于庭至日為朋党計起所用皆私人裁撤疑陰圖

臣知國等解之乃逃孔昭又言 先帝無赦已遊幸之

南渡錄

卷十一

七

如無神仙土木之費飭法明刑銳心雪恥錄捕大吏嘗

私党要擬之中時伏機關散氣之中党全匪類事極功

余盡濟其介殘之那廉恥表而人心散大勢土崩重不可

逐逆賊騎陷城主亡國破殉節臣數人其餘從逆盡為

莫心今潛竄南中亦大罕皆交偽命為賊作內應否則

南走鄉北走越平銓臣不願除孽授且沒：謀用又以

快爾罪臣巧為推轂豈不盡傾江南不止又言慎言原

有二心當告所決義定立王上之際阻難奸辨疏奏慎

言說辨且乞休閣臣知國等亦以不能職和文武各疏

乞休供不允御史王孫蕃言慎言治事而餘底册罪必

或用人偶不合與臣等平心入告以任上裁未有叶大

小九和科道于庭而為家臣如今日之異者安國家在

尊若與臣尚未聞平督勸可法否吳姓持斧徒亦敢舉

特簡止因奉命討此逆：其行逆蒙 先帝罷歸援惟

促至高擬及全茲此性之過也然性奉命之日正虜入

犯時原係唐通兵為勦賊賊虜不去則兵不節故屢討

行本允此性逆之可原也年未任路不潔病在完同我

異或以不亦之說不足不德死以可用之才一肯承辦

南渡錄

卷十一

七

臣生平批字不解吳用如監則謂或肉起廢一鼓有除

計雖逆案計典擬私不准起用一隊臣為去之誠以國

事之敗壞非庸人才之臭征宜廢未可仍執性例耳後

未不知何故獲入此等字而此示人以隘不欲以天下

之才盡供天下用也今宜捐去成見一表虛行如性之

過則是以過如性之才則用其才工器焉平何容偏執

况北都之變文臣即多誤印或臣等盡失忠若各執厥

心日尋水火文既與武不和而文又與武不和臣切不

願諸臣存此見也己附丞知總惟言可法去逆案一語